

鴛鴦蝴蝶派

作品



鸳鸯蝴蝶派作品珍藏大系

第二卷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珍

艳情之部

民国艳史

陶寒翠 著

第一回

深闺少妇百无聊 风流少爷钻绣房

莫问前朝兴又亡，独怜香国有沧桑；记他一刹风华事，回我年时万转肠。

徙倚荒江感岁华，尚留绮梦在天涯；秋打薄醉摇柔翰，来写优昙百种花。

正是十月小春天气，温和的阳光，满照在庭前，烘得那磁盆里一丛一丛的菊花，益发有欣欣向荣之状。靠墙种着的两棵枫树，树叶已经有一半红将起来，那种纷红骇绿的颜色，好象要和盆中灿烂的菊花，争妍斗娇一般。这时候有一个艳妆的小女子，沿着一带长廊绰绰约约地走将过来，抬起一双水汪汪的眼波，对那红红绿绿的枫叶瞧了一会；接着又把身子蹲下地来，将磁盆中菊花的枯叶儿，用指爪把它一瓣一瓣的掏去。正在掐得有劲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声道：“玉儿！你蹲

在泥地上干什么？留意地上的虫爬进你裤管中来叮你的肉。”玉儿听得人声，忙掉过头来一看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主人濮小庵，此刻穿了件银灰三闪缎袍儿，玄色一斗珠的缎褂儿，粉脸乌头益发出落得漂亮非凡。玉儿忙从地上立起身来，笑着回答道：“吃了饭没事做，闷得很！只得独自一人，走到这里来，替菊花拣去些黄叶儿解解闷。”濮小庵走前一步说道：“那黄叶儿上，最多菊虎，怕不脏了你的手！由园丁拣去罢！你嫌闷，咱们同到里边讲讲笑话儿去”。说着，便伸手去掖玉儿的臂膀。玉儿忙笑着摇头说道：“不去不去！少爷讲的笑话儿，教人听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”濮小庵也笑道：“那么咱们谈谈正经话，不再讲笑话就是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挽着玉儿揭起一架虾须长廉，直向一间陈设华美的小屋中走去。

到了那边，玉儿便道：“少爷也不必谈什么正经不正经的话了，最正经的事，还是看几页书罢。”濮小庵道：“谁耐烦看什么书！那几本《史记》，再看下去，多分要看出毛病来了。”玉儿指着书架上一叠装订精雅的《红楼梦》说道：“这本书，少爷不是常看的么？今天何妨再看几页！”濮小庵摇头道：“什么宝哥哥林妹妹，也看得腻了，咱们还是爽快谈谈笑笑。”说罢，便在一条雕花檀木椅上坐下，把玉儿揽在怀中，笑着道：“玉儿！你这人真的可恨！总是教我看书，我看书与你有什么好处？”玉儿一边抵拒，一边也笑道：“在我果然没有什么好处，在少爷却大有好处呢！少爷看通了书，将来内阁总理大臣，一定要来请少爷去当什么大臣巡抚呢。”濮小庵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：“我自从八月里，辞了外务部里的差使，就立誓不再在这京城中当一官半职……”玉儿忙道：“难道少爷因为时世不太平，就不愿意再出去当差使了么？”濮小庵道：“倒不是的！只因为如今的内阁总理，便是我老子的七世冤家；我老子藩司之职，还是坏在如今这个什么总理大臣身上的，我要是老着脸再去北面而事之，我这个人也忒煞没志气了。除非等他滚了蛋，我才愿意再出去找差使干。”濮小庵正在说时，玉儿忽然又极力地撑拒起来，并且似嗔似喜的说道：“咱们这样话儿讲讲不好，你又要动手动脚，教人怪痒的！少爷再这样我可要出去了。”濮小庵嘻皮涎脸地答道：“大家玩玩，碍做什么呢！玉儿就伸起两个玉指儿来，在濮小庵的脸上，轻轻一拧，说了一声“怪厚皮！”濮小庵给她一拧，嗲嗲地连声叫道：“怪香！怪香！……”玉儿听了他的话，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忙问他什么怪香，濮小庵便指着她袖管儿说道：“刚才你拧我的脸皮时，你的袖管，在我的鼻子上一拂，我就闻到里边发出来的一股香味儿，香得很利害！也不知是什么香？请你把袖口撩起来，给我再闻一闻。”玉儿笑嗔道：“胡说！这是没有的话，少爷又要和我歪缠了。”濮小庵一叠连声说：“是真的。”并且还央求个不休。玉儿只是不依，濮小庵道：“我的好玉儿！趁此刻没有旁人在时，让我偷闻一闻罢！要是你不答应，我便使用蛮劲，揪你到坑上去硬干了。”玉儿听说要硬干，心里害怕起来，遂道：“我给你闻一闻是可以的，只是不许告诉别人。”濮小庵发急道：“我要是告诉了别人，我就是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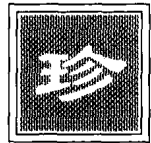
大王八。”玉儿见他这般说，只得含羞依了。濮小庵便捉住了她的一条雪白臂膀儿，将袖管撩起，俯下头去，在她的臂膀上，东嗅西嗅个不止；嘴里还不住的喃喃有词道：“啊！好香！好香……”玉儿见了他这副怪模样，只是吃吃地笑个不休，一边催他快快停嗅，濮小庵那里肯依！正在狂嗅之时，蓦地听得那一架刻银大屏幕风背后，有人扑哧地一笑，濮小庵玉儿两人，都吃了一惊，玉儿疾忙缩下手臂，从濮小庵怀中滑下地来，挑起帘子，从庭前一溜烟逃出去了。

濮小庵也立起身来，奔往屏风背后一看，原来是婢女冰儿，正躲在后边偷窥，瞥见濮小庵奔来了，刚欲掉头逃走时，濮小庵眼快手疾，早把他一把擒住，笑着拖到室中来，一边对他说道：“冰儿你好！现今玉儿被你吓走了，我就向你算帐，本来玉儿的臂儿，也给我闻够了，如今就得闻一闻你的臂儿，可一般也有奇香？”冰儿只是扯动着她的小身躯，拼命的挣扎，又笑着说道：“少爷那么你放我，我就把玉姊姊捉回来，可好不好？”濮小庵大摇其头道：“你也不必挣扎！你也不必去把玉儿捉回来！只要你的臂儿，也任我嗅一个痛快是了。”冰儿辩说是自己的臂儿，没有香的，濮小庵只是不理，早又在一条懒椅上坐下，将冰儿抱置在膝上，伸起双手，捉住了她的一条肥白臂儿，如法炮制地嗅了一阵子，且嗅且道：“也香！也香！……”嗅罢，又在她臂上，轻轻地啗了一下，一边对冰儿说道：“冰儿你的两条臂膀儿，比较玉儿的肥白多了，若真能把它做一顿粉蒸肉吃，才解了我的馋痨呢。”冰儿缩下臂儿吃吃地笑道：“那么由我把它割了下来，送给少爷做粉蒸肉吃，可好不好？”濮小庵笑答道：“痴婢子！那打岔罢了，臂儿割掉了，还要命么？”主婢两人，正在得趣之时，又有一个穿着粉红袄儿的娇憨小婢子，揭帘闯进室中来，笑着对濮小庵说道：“门上钱升来报，鲍先生来访少爷呢。”濮小庵忙把冰儿释了，问那个小婢道：“哪一位先生？”小婢回答道：“只怕就是那个蓄着两撇小胡子的矮鲍先生罢！”濮小庵连连点头道：“嘎！是了，你快快叫钱升请鲍先生到这里来坐。”那小婢答应了一声，翩然返身而去。

隔了一晌，钱升已导着那鲍先生，从外而入，濮小庵起迎道：“老鲍好几时不曾见面了，你可好？”鲍先生点头道：“还是这个老样子。”两人随即分主宾坐下，由冰儿献上茶烟。鲍先生对冰儿看了一眼，喜滋滋地说道：“你家阿冰，一天比一天标致了，可要我老鲍给他做一个媒，嫁一个秀美小官儿？”冰儿给这么一说，羞地满脸通红，随即扭过身躯，逃到室外去了。濮小庵遂问鲍先生道：“老鲍！可知这几天来，时局方面怎么样？”鲍先生皱皱眉儿答道：“还是不行！汉阳才经打了胜仗，南京又吃了个大败仗，只怕大清朝的气数，从此完了。人家都说张大帅怎样怎样的善战，哪知竟是如此的不中用。”濮小庵道：“这不能怪张大帅的不中用，只怕革命党的敢死队，确是厉害不过。听说他们所抛的炸弹这件东西，一轰至少能轰倒十里远地方的房屋。上次汪兆铭谋刺摄政王，地下埋的，就是那炸弹，幸儿不会爆炸；要不然，偌大一个北京城，至少有一小半，要化做白地了。”两人絮絮叨叨的谈了一会革命之事，濮小庵就对鲍先生说道：“这几

天，我老守在家里，也闷得慌，总想找一个新鲜玩意儿玩玩。据铭新说，你是跑黑车的专家，个中风味，你肯使我领略领略么？”鲍先生面带笑容答道：“你休听小罗胡说！我那里是跑黑车的专家，他才是此中有经验的老手呢。”濮小庵道：“你也别赖罢！有福不要独享，你也使我开开眼界啊！”鲍先生道：“跑黑车原是一件危险之事，倒别把他看做玩意儿！象你这般胆小之人，还是不去尝试的好！况且现今时世不好，那一些皇亲国戚的太太小姐们，大多躲往东交民巷，只怕也没有黑车可跑了。”濮小庵道：“老鲍你倒别骗我，那庆丰茶楼不是如今正在干这等买卖？铭新说，你上个月，还去光顾的呢。你不要说我胆小，从来色胆大如天，请你只须把进门的诀窍，告诉了我，我一般也去干一下子，你就相信我，不是一定胆小的了。”鲍先生道：“你敢上庆丰茶楼去么？那里的黑车，最不容易跑。前次有一个姓米的人，也上庆丰跑黑车去，那黑车跑到了一家某亲王家里，不料事情发觉，那个姓米的，竟被某亲王秘密处死，听说连尸身都毒药化做了浆水。象这样的险，你敢冒么？”濮小庵摇头答道：“不怕不怕！只要使我得能尝到个中风味，就是和姓米的一样结果，我也愿意的。”鲍先生道：“那么你决心要上庆丰楼去了？”濮小庵点头答道：“那自然！请你快把进门的诀窍告诉我就是。”鲍先生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待我告诉你就是！只是你怎样谢我？”濮小庵道：“只要我能够尝到了此中风味，怎么谢你都可以。”鲍先生嘻嘻地说道：“把那阿冰送给我，你肯不肯？”濮小庵笑着颌首道：“那也使得！等我事成以后，送你就是了。”鲍先生哈哈大笑道：“这是笑话罢了！这一朵嫩花儿，不是我老头儿配去采的，还是向你要别的谢意罢！”濮小庵道：“我早就说，怎么谢你都可以，这上头你不须计较了，还是快把这里的诀窍告诉我要紧。”鲍先生道：“这是秘密之话，不是轻易可以出得出口的，请你将全室的门，一律紧紧闭上了，我再详细指点你。”濮小庵欣喜非凡，当时将全室的门，一齐紧闭；然后和鲍先生并坐在室中，由鲍先生把个中的诀窍告诉他听。只见鲍先生把嘴凑着濮小庵的耳朵，叽叽喳喳，如此这般的说个不休，濮小庵侧着头项，悉心静听，时时含笑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！我知道！……”两人闭门密谈了几个时辰，鲍先生已把上庆丰园跑黑车的诀窍，完全授给濮小庵，看看天光，已是黑将下来，濮小庵便留鲍先生在家夜餐。餐罢，鲍先生就告辞而去。临行之时，又牢牢叮嘱濮小庵道：“你明天到了那里，不可以多说话，尤不要去盘问他的姓氏家世；否则难免要乐极生悲，要紧要紧！”濮小庵连连点头答道：“知道知道！一切你放心就是。”鲍先生去了以后，濮小庵也再无心 and 婢女儿厮混，只是独坐灯下，尽在胡思乱想。直坐到十二点钟时，还不睡去，经他夫人刘氏，接连催了三四遭，才回房去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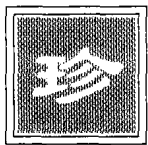
明天饭后，濮小庵把自己上下周身着实修饰了一番，遂悄悄然独上庆丰茶楼去，到了那边，坐定喝了三盏茶，茶博士正提着铜壶来冲水时，濮小庵右手托着茶杯，右手两个手指儿，在杯磁上似不经意的轻轻叩着，一面问茶博士道：“这儿有撒溺的地方没有？”茶博士见了他的手势，听了他的问话，早已会意，连忙



把铜壶搁在桌上，垂手答道：“有！有！请大爷跟小的去就是。”濮小庵点点头儿，跟着茶博士走下楼去，茶博士便领他进入后院，低声问道：“大爷可是要坐车子么？”濮小庵道：“是的！”茶博士道：“那么由小的叫去，请大爷喝一会儿茶，停刻儿那车夫自能上楼来请大爷的，大爷跟他去就是，也不必同他再问话了。”濮小庵道：“我知道。”说时，便从身畔掏出一束钞票来，向茶博士道：“这个你和那车夫去喝几杯酒罢！”茶博士接了，连谢不迭，濮小庵就仍回楼上喝茶去。直喝到上灯之时，便有一个短装之人，从楼下上来，走至濮小庵桌前，垂手说道：“请大爷回去夜餐罢！”说时，向濮小庵挤挤眼睛。濮小庵会意，唤茶博士至，照样付过茶资，跟着那人，下楼而去。出了门，走过几十步光景，便见有一辆驴车，停在那里，车窗四周，都用黑帷密密遮着，不透一丝缝儿，那人就请濮小庵上车，濮小庵坐入车箱，车夫即把车门反键住，加鞭疾驰而去。濮小庵坐在暗黑的车厢中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哪里又辨得出天南地北，只闻轮声辘辘罢了。这时候他未免有些胆怯起来，心想那车夫万一是一个不肖之徒，把他载至荒凉所在，玩那谋财害命的把戏，岂不从此完了？正在担惊之时，只听得轮蹄之声戛然而止；又听得车夫跳下车来，和人低语之声，也不知他们谈的是什么话，仿佛另一个人的口音，是女子罢了。接着车门微微拉开，那车夫从门外挨身而入，从身畔掏出一方黑帕子来，把濮小庵的双目，紧紧蒙住，然后扶他下车。下车走了几步，觉得另有一人，扶着他手臂，向前轻轻行去；并且听得轮声辘辘又起，心知是刚才自己所坐的车驶回去了。他盲人般的由人扶着，七曲八弯地走了许多路，忽听得扶他之人，低声说道：“门槛来了，脚步跨高一些！”那声音异常柔媚，濮小庵才知扶他的是一个女子。接连经过了好几重门槛，那扶他的人，说声停住，濮小庵立即停步不前，扶他的人就把他面上所缚的黑帕，徐徐解去，濮小庵双目被扎了好久，一时眼光昏眩，竟辨不出眼前之物，后来定神一瞧，方知自身是在一座又香又艳的绣房之中，身畔立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子，眉目皎好，宛似玉女一般。

濮小庵仿佛刘阮到了天台，又惊又喜，不知所措；只见那女子，笑盈盈地从另一重门，走出室去，一晌又笑盈盈地回将过来，向濮小庵招招小手说道：“跟我来！”濮小庵跟着她走入一间小室中，只见室中列着浴盆，盆中浴汤，正在热腾腾的冒蒸汽，盆旁一个矮几上，又纷列着香皂等类。那女子把濮小庵导入此室以后，也不说话，早又掖上室门，返身而出。濮小庵料知是要他净身，当即卸去衣服，蹲入浴盆中洗澡，只觉得浴汤中，有一股奇香蒸发出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香味儿。浴罢，刚把衣服穿好，那个女子早已走来，将室门推开，站在门外笑盈盈的对濮小庵招手道：“再跟我来！”濮小庵又茫茫然的跟她走去。约摸经过三四重门，才走到一间装饰非常华贵的卧室中。室中列着一张紫楠垂锦大床，床前挂着几个琉璃明灯，地上排着椅桌数事。那边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个美人儿，年龄约摸二十岁左右，高髻旗袍，全身是满洲妇人装束，粉脸丹唇，柳眉杏眼真是一个

绝代佳人。濮小庵走了进去，那妇人先是并不理会他，只掉过头去，问那领过濮小庵进来的女子道：“阿凤，该是他了。”阿凤低声回答道：“是的！就是那个人儿。”那妇人便徐抬星眸，向濮小庵上下打量过，接着又嫣然笑了一笑，指着迎面的椅子，说道：“请坐！”濮小庵早被她的美色迷炫得眼光缭乱，经他一说，便迷迷糊糊地在迎面椅子上坐了下去。更因为昨天鲍先生曾经牢牢叮嘱他不可多话，所以此时他并不开口。那妇人又微笑着问他道：“请问叫什么名字？”濮小庵遵着鲍先生的指点，不敢说出真姓名来，胡乱回答道：“我叫王守臧。”那妇人点点头儿，又问道：“住在哪儿？”濮小庵胡乱回答了一个地址，那妇人仍是点点头儿。隔了片刻，再问道：“吃了饭没有？”濮小庵其实还没有吃过晚饭，可是此刻饱餐了一顿秀色，哪里再想吃人间烟火，因就回答道：“饭吃过了。”那妇人又道：“那么吃些饼儿果儿消消闲罢！”那妇人说时，阿凤早在床边一张桌上，取了一个梅花式的嵌珐漆花大紫檀盒儿搁在濮小庵身畔几上，随手把盒盖打开，指着里边的食物，对濮小庵说道：“请随意吃啊！”那妇人也在这样说，濮小庵连声答应了。低头向盒中一看，只见里边共分几十小格，每一格中，都堆着些果饵糕饼之类，除有几件果品还认得出名目外；其余各色食品，非但不曾吃过，连平生见也不曾见过。因见一格中，堆着圆圆的，绿油的东西，仿佛似糖食一般！颜色绿得怪可爱。濮小庵遂伸着两个手指拈去，怎知才把一丸拈到手头，便簌簌地碎做粉末了，濮小庵大窘，再去拈第二丸时，夹上指头又成粉末，引得那妇人和在背后的阿凤，都用帕子掩着口笑将起来。那妇人便对濮小庵说道：“这东西只怕没有吃过罢？”濮小庵红着脸回答道：“倒没有尝过呢，怎么一到手便碎了？”那妇人笑着说道：“这是大内之物，名目叫做鹦鹉绿，最是甜口，可是松脆得很！拈取时手指稍用力，东西便没有了。”说时，又回头对阿凤说道：“你去拿给他吃罢！”阿凤含笑答应了一声，遂走至几前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金匙来，轻轻地在那盒格中一拨便有一丸鹦鹉绿，滚入匙中，阿凤就把那匙送入濮小庵口边，濮小庵只得张口而受，那鹦鹉绿才落入舌边，忽觉得又没有了。濮小庵正在奇怪，顿觉得有一股甜津津凉浸浸的东西，线似地探喉而入，接着齿牙之间，齐喷出淡淡的香味儿来，濮小庵方知这件怪东西，原是入口即化的。这时候，阿凤又将第二丸，盛在金匙中送来，濮小庵仍是张口受了。一连吞了四五丸，濮小庵心中虽想再吃，可是是不敢，便摇头说不吃了，阿凤遂将金匙搁在几上，仍退入那妇人背后站着。那妇人又对濮小庵说道：“再吃些旁的东西啊！”濮小庵或恐再闹出笑话来，只得回说不吃了。那妇人因回头向阿凤说道：“不用你侍候了，出去罢！只是留心那老头儿。”阿凤答应了几声，刚欲行时，那妇人又把她叫回来，迎着她耳朵，轻轻说了一阵子话，阿凤点了一阵子头，回眸向濮小庵这么一笑，就燕子掠水般地走出室外去了。那妇人随即亲自立起身来，把室门轻轻键上，重又走回来对濮小庵说道：“该倦了，睡罢！”濮小庵应了一声，心想象这样壮严的贵妇人，同她睡了，只怕轻易不好占惹呢！正在这样想时，那妇人又接近来轻轻说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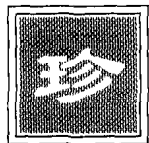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先睡去就是。”说罢，走至那边镜台旁，坐着对镜脱卸她的满头珠翠，濮小庵也觉着老坐乏味，遂爽快上床睡去。刚钻入被窝中，顿闻得衾枕之间，全发出一阵阵似兰似麝的香味来，蒸得筋骨都有些酥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那妇人也轻轻地上床而来，高髻已经卸去，云发四垂；衬着那一个又红又白的庞儿，越显出一种秀丽的风度来。濮小庵昨天经鲍先生的一番牢嘱，今日处处存着戒心，怎敢稍露一些子狂态！倒是那妇人，并不象刚才一般壮严，此时却十二分的宛转荡呢，一举一动，顿是异样，简直和临睡以前，判若两人。濮小庵也便放胆胡为起来，自疑是身到蓬莱仙窟了。枕畔，那妇人斜侧着香腮，笑盈盈地把自己的眼光，斜对着濮小庵的双眼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和我同了枕，还不能知道我的姓氏，多少引为憾事罢？”濮小庵接着说道：“正是呢！可是不敢动问。”那妇人便道：“详细我不便告诉你，如果对你明说了我是何许样人，至少要叫你吓一个魂飞半霄。只告诉你一个乳名罢！我乳名叫做多丽，这名字，就连我家老头儿都未曾知道，今告诉了你，你只把它藏在心头是了，千万别在人前脱出口来！否则你这条命，就要保不住的。”濮小庵道：“好一个多丽两字！却是一个现现成成的词牌名，现今作为一位绝色佳人的乳名，那再确切也没有了。我自该永远把他牢藏在心头，怎肯轻易出口！送掉一条命，倒还是小事；舌尖上亵渎美人儿的芳名，罪可大了。……”濮小庵话还未完，蓦地听得床下发出一阵响声来，濮小庵大吃一惊，急想起身逃走。

第二回

男贪女恋图快活 铭心刻骨诉衷肠

濮小庵同那妇人多丽，正在枕畔丝丝情话当儿，突听得床下一阵声响，濮小庵大吃了一惊，刚想起身逃走，多丽却不慌不忙地伸出一条皓腕来，把他按住，笑着说道：“不中用的孩子！害怕什么！”濮小庵怔怔地答道：“怎样不吓，床下是什么响声，可不是电铃之声么？”多丽应道：“正是”，一语才罢，床下又是一阵电铃响，濮小庵忙又对多丽说道：“你听！又在响了。”多丽仍是笑答道：“我听得！只怕再要响一响从此就不响了。”果然铃声又是响了一阵，方才寂然。濮小庵听了这三阵电铃响，心头闹得糊涂起来，便问多丽道：“怎么床底下突然有电铃声响起来了？”多丽道：“待我告诉你！这是我秘密装在床下，和外房的奴婢阿凤们，密传消息的。如今铃声响了三响，就是他们在外边通知我，我家的老头儿，已经在别个房间中睡了，教我安心就是。”濮小庵听了这几句话，才恍然大悟，笑着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倒也有趣得很，”多丽笑道：“别说有趣罢！要是我不把原因告诉你，只怕你早便活人吓做死人了。”濮小庵道：“真的呢！此刻我这个心，还是勃勃地跳个不休。”多丽道：“怪疼人的小哥儿，别怕罢！”说时，便用软绵绵的玉手，在濮小庵的胸前轻轻地抚摩了一会，一边又问道：“你现在在京城里干些什么？”濮小庵不敢说出真话来，只道是当皮货商的，多丽道：“事情可忙么？”濮小庵答道：“都有伙计们在照料，我自己可闲得很！此后我便得时常来和你见面呢。”多丽道：“那可不行！我和你今天是头遭相见，也便是末遭相见了。”濮小庵惊问道：“怎么说！难道我不惹你欢喜么？”多丽回答道：“也不是的！我很爱你！只是不许你再来。”濮小庵道：“奇了！既然爱我，怎么又不许我再来？”多丽道：“你听我讲！我们能得相见了这一遭，也就够了。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，常到这里来，走顺了脚，你的胆子益发大了；我爱你的心，也益发深了，大家便不顾一切的互相纠缠着，结果总有一天事情疏忽，被我家老头儿所察破。你不知道！我家老头儿，是杀人不要偿命的。到此，你我两条命就一齐不保；所以我们为防备大祸起见，只得从此不再相见。你明白了这个意思，便可不

藏



致错怪我无情了。”濮小庵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我很明白你的心，但请你许我下次再见一回面罢！”多丽毅然答道：“不行！再见一次，我俩的情又深了一重，只怕更难分手了。”濮小庵不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说道：“多丽啊！我懊悔和你见面了。”多丽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濮小庵道：“一朝相见，就此分手，此后这个相思局，教我如何了结呢！岂不教我今天和你后悔相见了么？”多丽听了此话，不禁也微微叹了一口气，呜咽答道：“事情只能这样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了。”说时，遂从臂上捋下一个雕龙云纹玉镯轻轻加上濮小庵臂间，一边说道：“这一个镯儿，不值什么，留给你做一个纪念罢！此后有这玉镯套在你臂上，也就仿佛是我多丽，长在你怀抱中了。”濮小庵见多丽如此恩深情重，不觉益发感激零涕。两人又是缠绵了一会，就听得床下又是一阵电铃响，多丽遂道：“天亮了，你快快回去罢！”濮小庵虽是难舍难分，可也没法，只得忍痛起身；多丽也跟着披衣下床，打开房门，低低唤了一声阿凤，阿凤早便应声而入。多丽就对濮小庵说道：“我不能再留你了，停刻久了家奴们都起了身，你就要走不出去；还是此刻走了罢！此后你也不必为了我而相思，只当我是死去之人是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又掉头吩咐阿凤道：“你送他出去罢。”濮小庵还有些恋恋不舍之状，禁不起阿凤连声催促，只得别过多丽，跟着阿凤出室而去。阿凤导他进一间屋中，正就是昨夜进来时，解去面上所缚黑帕子的地方。濮小庵到了那边，只见阿凤又在身上掏出那黑帕子来，濮小庵便问道：“难道仍要把我的眼睛蒙住了出去么？”阿凤吱吱的笑答道：“你怎样来，就请你照样去。你昨夜坐来的车子，此刻在等着呢！”濮小庵道：“这黑帕子就不用了罢！”阿凤道：“那使不得！这是上面吩咐的。”濮小庵只得任她仍把自己的双目，用黑帕蒙住了，一路跌跌撞撞地由阿凤导到了外边，那辆黑车，已经停靠在墙边隐暗之处，阿凤对濮小庵说声：“请你上车去罢！”那名车夫，早已走来，扶着濮小庵进了车厢，闭上车门，加鞭而去。

濮小庵黑漆漆地坐在车中，想起夜来和多丽的一番销魂景，正是相思无尽。不一会，车子忽地停下，车夫开了车门，挨身而入，将濮小庵面上所扎的黑帕子卸去，濮小庵便走下，原来，抬头向四里一望，就是昨夜登车之处，看看天色，东方刚才发白罢了！道上还没有行人，就连人家门口的几条黄狗白狗，还正在酣睡之时。那车夫见濮小庵下了车，也不说什么，登上自己座位，仍加鞭疾驰而去了。濮小庵独自一人，只得“缓步当车”地走回家。去到了自己家门前，大门还是紧紧闭着，濮小庵伸起右拳在门上蓬蓬蓬地扣了几下，看门的钱升一辨那扣门之声，料知是主人回来了，连忙从榻上颠顿而起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门口，拔起门闩，打开大门，探头一望，来者果是主人，忙又缩过身去，低头垂手，站在一旁，等濮小庵进了门，才仍把门闭上。濮小庵回到家里，便向内室走去，见房门也是静静地闭着，濮小庵又伸起两个手指儿，在房门上剥啄了一阵子，惊醒了侍婢珠儿，珠儿睡眸惺忪的爬下自己床来，在门内娇声问道：“谁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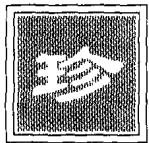
濮小庵说声是我，房门应声开了，濮小庵只见珠儿鬓发蓬松，双颊红润，上

身一件云蓝短袄儿，上襟半蔽着，微微露着酥胸，濮小庵笑着在她身上轻轻一抹，珠儿笑嗔道：“做什么！”说时，把衣襟掩上，仍把房门闭了，一扭身又回自己床上，倒头睡去。这时候濮小庵的夫人刘氏，也在那边大床上，给濮小庵的脚步声闹醒，朦胧着双眼躺在枕上问道：“珠儿做什么？便大清早起来闹人了。”珠儿早又睡着，不曾听得，濮小庵遂走至刘氏床前回答道：“是我呢！”刘氏听得是丈夫之声，便问道：“你昨天又到那里去的，却一夜不曾归来？”濮小庵含糊答道：“在朋友家里打牌呢！”刘氏道：“打牌也要有个限止，成日成夜打个不休，也伤身体。”说时，披上衣服，撩开帐门，下床走至后面，坐过净桶仍回上床去；一面对濮小庵说道：“时光还早着，快上床来睡一会罢！”濮小庵答应了，想起臂上所套着的一个玉镯，要是被刘氏发觉，难免不查三问四，遂背过身去，偷偷地将玉镯取下，趁势向那边桌抽屉杂物堆里一塞；然后卸去长服，上床睡去。那刘氏却唠二叨三，和他讲着家常琐事，濮小庵大不耐烦，只得闭着眼睛装睡，其实哪里能够睡着，心中正在想念夜来之事。

待到红日已上，刘氏穿衣出室而去，濮小庵忙也一骨碌溜下床来，在桌抽屉里取了那个玉镯儿，仍回床上，躲在被窝里，捻了那玉镯，思玩不已。案头那座摆钟敲了十一下，还是不想起身。那侍婢珍儿，忽然进来，走至床前说道：“少爷！有客呢！”濮小庵隔帐问道：“谁啊？”珍儿道：“就是羊公馆里的少爷。”濮小庵知道来者定是他的嫖友羊又度，今天来访他，无非又是要邀他去狎伶嫖妓，可是濮小庵一心系着昨夜之事，此时倒又无心于此；所以便对珍儿说道：“你去回答羊少爷，说是少爷身子不好，懒怠下床，过天见！”珍儿答应了，便反身出去，照着濮小庵的口吻，对羊又度说了。

羊又度今天来望濮小庵原想他去逛琉璃厂厂甸的，倒并不是约他去寻花问柳；如今听说濮小庵身子不好，不免大煞风景，只得快快地自回家去了。回到家里，正是正午之时；吃罢了饭，在后园里闲踱了一会，仍是觉得纳闷，便又出门去访他的朋友鲍翔甫去。怎知到了鲍家，门上回说是老爷到天津去了。羊又度又是扑了一个空，只得退将出来，心想今天两次访友，却两次没碰到，何以这等不巧，只怕是今天出门不利！心在想时，两只脚早又不期然而然地，折向手帕胡同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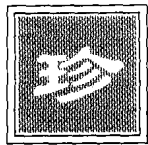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手帕胡同一带，全是私娼荟萃之区，其中有一个名叫擷英的私娼，原是江南苏州城中的小家碧玉，因为父母双亡之故，便被邻家恶嫖蒋老太拐带到北方来，干这风流营业。现年还只十八岁，出落得花容月貌，宛似凌波仙子一般！一口吴侬软语，更教北方大汉听了，一齐魂销心死，并且还识得几个字，最喜欢读弹词小说之类。有人说，她还能吟几首小诗，其实却是误会，她是不懂得吟诗的。考这个误会的起因，只因为有一次，擷英高兴弄笔头，在人家白摺扇上，抄录了一首元人的七绝，这一首诗，煞是冷僻，人家见了，认不出它的出处来，便指鹿为马，强派是擷英做的了。擷英操了这个风流营业，甘愿拜倒在她胯下者，



大不乏人。一辈狎客之中要算羊又度和她打得最热；就是撷英的心目中也最许可羊又度，撷英心许羊又度，并不是因为羊又度的老子是当朝的度支部副大臣，手头挥霍阔绰，却因为羊又度生就一副小白脸，模样儿怪可爱；更兼生性温润，在女子面前，最肯低头服小，怎不教撷英心爱呢！这天，撷英原约定羊又度在夜间七点钟时，到她家里去吃夜饭的。此刻羊又度去访鲍翔甫不见，回去又是无聊，只索性提早到撷英家里去了。一路缓缓行去，已到手帕胡同，走进撷英家里，那积世老婆谢老太正高踞在椅上，一见羊又度，连忙起身迎接道：“羊少爷来了么？英小姐才在挂念你呢！”说时，一双红稀稀的眼睛，向羊又度做了一个媚眼，羊又度待理不理地答道：“我原约定今夜七点钟时光来的，就恐怕撷英心焦，所以提早来了。”说时，便随意在一条椅上坐下，谢老太忙命庸妈献茶供烟，忙个不了，一面又站在一边问道：“少爷！外边时势又怎样了？”羊又度一壁抽着卷烟，一壁回答道：“南方很乱，我们京城里是没有事的。”谢老太又道：“据说宣统皇帝要退位了，可是真的么？”羊又度见她噜苏不休，便道：“你别这口胡柴，当心吃刀。”谢老太吓得忙道：“是的！是的！”正在此时，绣金软花帘后，一阵香风透出，只见帘角一掀，早有一个身材苗条的美人儿，春燕穿柳般的闪将出来。羊又度笑嘻嘻的对那美人儿说道：“撷英！你穿了这一套杏黄裤袄儿，越发显示得脸盘儿粉嫩如玉了。你一个人躲在房里干什么？可是在看我那天带来的一套画么？”撷英听了羊又度后来两句话，两片粉脸上，顿即红将起来，随即把香脖儿一拗，似笑非笑，似怒非怒地答道：“少爷喜欢瞎说！格种画，奴是勿要看格的！”羊又度更是呵呵大笑道：“只怕未必罢！”一语引得撷英分外害羞起来，只得支吾说道：“少爷勿说是今朝要到仔夜里七点钟辰光才来，那现在辰光就赶来？”羊又度笑道：“难不成我早来了，就有罪的么？”谢老太忙在一边抢着说道：“少爷怎么说的！英小姐最好少爷天天能够早来呢！”说时，那一双老眼，向羊又度做了一个秋波，羊又度见了她的秋波，着实觉得可怕，因立起身来对撷英说道：“咱们里边去坐罢！”撷英点头道：“好格”，羊又度遂踱进撷英的香围中去。谢老太还想跟进来假凑趣，撷英跟在羊又度背后，忙回转头来，对谢老太做了一个眼色，谢老太才缩住了脚，没有跟进去。

羊又度一脚刚跨进撷英房中，只见铜床边一个小圆桌上的大银瓶中，满满地堆着一大丛红的白的玫瑰花，羊又度不觉奇道：“好奇怪！怎么此刻有玫瑰花呢？”撷英便道：“勿是真格花，是假格花。”羊又度走至桌边，向瓶中细细一认，才知全是西洋人用毛翦裁成的假花；可是骤然看去，却便和真的一般。羊又度看着瓶中的假花，一面又对撷英说道：“今岁京城里的气候，也转暖了，往常在十月底边，河水早已结了冰；可是今年的十月，前几天时，我还在朋友家里，看见盆里种的菊花，还在一朵一朵地开着呢！天时尚且要变，怪不得时局也要大变了。”说话之时，遂在小圆桌旁一条沙发上坐下，撷英趁势也在他身边坐将下来。羊又度见撷英坐在那假的玫瑰花底，面庞经花朵的艳色一衬，更觉得掩映有致，

不觉愈看愈爱起来，便拉着她的玉手，按在自己膝上，仿佛玩古玩般地尽着摩挲不已，一面问撷英道：“撷英，我前两天没有到你家里来，你可念我么？”撷英把她的粉颊，斜偎在羊又度肩下，懒洋洋地答道：“自然牵记依格！勿晓得依新近碰着仔啥个标致女人罗，就想勿到到唔呢搭来哉。”羊又度微笑道：“你说的话好酸啊！可是你再别疑心我，我是没有这回事的。”撷英道：“老实说！奴待少爷实梗血心，如果还要去搭上别个女子，就怪勿得奴酸溜溜。”羊又度紧握着她的手说道：“照你这话，我是一定和别人在厮混了。”撷英把小腮一鼓，答道：“岂敢！”羊又度道：“到了今天，你还不能信任我么！”撷英微微笑着点头道：“因为仔前两天勿来，总教奴有点勿放心。”前次我所说的一句话，难道你就不记得了么？”撷英仍是笑着答道：“格一句话，记总记得格，不过还嫌说得轻一点，再说得重一点，那么好算数哉。”羊又度道：“好，说重此就是。可是叫我怎样说呢？”羊又度应道：“好！你别不放心了”撷英笑咪咪的把芳躯在羊又度身上抚了一抚，一壁回答道：“自家想罢！”羊又度果然闭上眼睛，想了一会，然后又张开眼来，对撷英说道：“有了有了！你听我说！我从今要是再去和别的女子勾搭，我就得割掉我的鸟。”一语说得撷英把头伏在羊又度身上，吃吃地笑个不休。羊也笑着用手轻轻摇着撷英的头问：“撷英！我这个盟约，可便算数了么？”撷英喜滋滋地抬起头来应道：“算数哉！算数哉！”说时，又用纤手指着上面的假花道：好在格格话，花神菩萨是听见格，倘使勿照仔格句话做？就马上要……？羊又度忙抢着说道：“说了岂肯不照它做？这一句话，我一般也要把他铭心刻骨，牢记不忘呢！万一忘了，可不是玩的。”两人厮坐一起，调笑了好久时候，只见那承尘上一柄聚珠缨络电灯，倏的亮将起来。又隔了些时，那谢老太却一拐一拐的蹁将进来，一见羊又度和撷英偎倚之状，便笑着道：“少爷和英小姐，真的亲热啊！也是英小姐的福气好，前世不知敲穿了几个大木鱼，今生今世才碰到少爷这等好人，来疼顾你。”羊又度和撷英，听了她胡扯之话，只是大家勉强笑了一笑，却不去理会她。谢老太才问羊又度道：“少爷可要用夜饭了么？”羊又度点头道：“好的！”谢老太道：“去那边吃，还是就在这里吃？”羊又度未及回答，撷英先道：“叫庸妈送进来吃罢！也免少爷出进劳动。”谢老太忙道：“啊哟！英小姐真爱得羊少爷和心肝肉儿一般！”说时，又向羊又度做了一个媚眼，羊又度只是目对着壁上所挂的一幅画，装做没有看见，撷英也低头不语，谢老太搭讪不成，遂退将出去，招呼婢媼们，把酒肴送进撷英室中来，摆在正中那座紫檀大理石面方桌上，羊又度坐了上座，撷英在一边陪着，婢媼料理舒齐，一齐退出室中，仍剩羊又度撷英两人。撷英斟过了酒，便道：“今朝一点无啥好小菜，请将就吃一点罢！”羊又度托着碧绿玻璃酒杯，满饮了一口；又举起象箸，在盆中夹了一小方羊肉，送入口中，徐徐啖着，一面回答撷英道：“你我俩还客气做什么！这样丰盛的酒席怎说没有好小菜呢！”撷英也托杯略一沾唇，然后问羊又度道：“酒味道阿好？”羊又度颌首道：“好得很！”撷英道：“格个酒还是南边亲眷送拨唔呢个，倒是真正个



无锡惠泉酒；所以上口蜜甜格，奴晓得，喜欢吃甜酒，因此实梗，自家舍勿得吃，特地留拨，今朝来吃。”羊又度一面徐饮，一面瞅着擷笑道：“擷英你今夜请我吃酒，我今夜倒也有一好东西送给你吃，上口一般蜜甜哩的。”擷英问道：“送啥个好物事拨奴吃？”羊又度停杯哑然，接着说道：“不用问我，你自己想罢！”擷英一时领悟过来，羞答答地说道：“个人总欢喜瞎三话四，快点吃酒罢！”说时，又提起银壶来，为羊又度满斟了一杯，这样的一杯复一杯，羊又度共饮了三四壶酒，擷英虽说也在陪饮，不过涓滴沾唇徒然一个名目罢了。两人饮罢，又吃了少许饭，便仍同靠在沙发上，互诉肺腑，擷英的一番话，更说得羊又度荡气回肠，情不自禁，这时候羊又度脸上，红红的略带几分醉意，擷英忙亲手剥了一个柑子给他吃，醉意才退。擷英又凑着羊又度耳畔不知说了一句什么玩，羊又度对她点了一点头，笑嘻嘻地答道：“我倒想换一套花样玩玩，只不知道你肯不肯，你肯我留，你不肯，我就回去。”擷英斜着双眸佯嗔道：“勿要瞎说！”羊又度道：“一点也不瞎说；我只问你肯不肯。”擷英顿即扬起她的小手，在羊又度面前一晃，吃吃地笑着说道：“再瞎说，奴要拧二个嘴巴哉。”羊又度道：“我的嘴巴正在发痒，你倒不妨拧它一下子，也教它解解痒，归根结底，我还是要问你究竟肯不肯？”擷英被他纠缠不过，才骈着两个纤纤玉指，要拧羊又度的嘴脸时，忽然那谢老太慌慌张张地趑将进来，向羊又度说道：“少爷！公馆里有电话来呢。”羊又度听了，不免一怔。

第三回

俊男倩女骑白马 黄土埋香气回荡

羊又度在撷英家里，正待留宿，忽然谢老太掀帘而入，对羊又度说：“少爷公馆里有电话。”羊又度便问谢老太道：“电话中怎么说？”谢老太答道：“我问可有什么事，电话中不肯说，只道是要少爷亲自去听。”羊又度又问道：“可知是谁打来的？”谢老太答道：“说是一位姓邹的呢。”羊又度点点头道：“姓邹的便是我们家里的帐房先生。”说时，就急匆匆走到外面，亲自去接电话，听罢，又急匆匆的回至撷英房中，撷英忙问道：“公馆里打电话来，阿有啥要紧事？”羊又度没精打采地回答道：“也不知道有什么事，那里邹先生说是我的老子，刚才回来，正在找我呢。今天我不能住在你这里了，我明天再来罢。”撷英今宵满意留髭的，那知功败于垂成，如今羊又度的父亲，在找他儿子，撷英也难以把羊又度强留，只得说道：“恐怕老爷有啥格要紧事体，就回公馆去罢！明朝早一点到奴搭来。”羊又度颌首应道：“我知道！明天加早来就是。”说罢，便别了撷英，出门外，坐了一辆洋车，如飞而去。

赶到家里，先找到帐房邹渊如，问道：“渊如，老爷找我做什么？”邹渊如道：“也不知什么，老爷此刻正在书房中，和叶笑庵先生谈天，刚才他跑出书房门来对我说道：‘请少爷到书房中去，我答应了；所以忙就打了一个电话来。’”羊又度道：“老爷知道我在外边么？”邹渊如摇摇头回答道：“一点都不曾知道。”羊又度也不再问别的，便走到他父亲书房中去，见他父亲羊渡，正和叶笑庵对面坐着，在高谈阔论不已。羊又度先至叶笑庵身前行过礼，然后又走至羊渡身前，请问喊他进来做什么？羊渡道：“早就喊，你却不来，此刻不用你了，你去罢！”羊又度只得快快地退了出来，心中恨不得再回到撷英那边去，诚恐父亲再找他，又是不敢去，无奈何便回到自己房中，从壁上取下一支紫竹来吹了一折梅花三弄，终觉乏味，索性把箫抛去，径自登床睡去了。

到了明天早上，羊又度的父亲羊渡，已上衙门，羊又度便打了一个电话给撷英，说是准夜间九点钟时光，到她家去。电话刚才打罢，仆人来报，说是外边有

客，羊又度忙整了一整衣冠，赶往厅上迎客。只见来者是一少年军官，胖圆脸儿，一双眼睛，似醉似迷，天生就一副猪相，举止却在英武之中，略带几分潇洒。羊又度和他并不相识，料知一定是他父亲的朋友了，遂请他上首座了，动问尊姓大名。那人回答说是名叫齐峙铮，是南苑讲武馆的教官。两人通过姓名，齐峙铮就问道：“请问尊大人在府上么？”羊又度回答说：“不巧不巧！家父才上衙门去呢。”齐峙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便告辞了。”羊又度道：“齐先生从南苑到这里，路途很远，不如吃了便饭去罢！”齐峙铮道：“不了！我是骑着马来的，来回也很便利。”说时，就立起身来，告辞欲去。羊又度道：“不知齐先生来看家父，可有甚要事？要是有的，不妨由晚辈转告家父是了。”齐峙铮笑道：“也没什么事，只是抽着一个空儿，来候候他罢了。”说毕，便走出门外去。羊又度随着送至门外。见门外一株槐树上，果然拴着一匹高头白马，齐峙铮走去把马缰解下，牵至街心，一翻身腾上马背，回头向羊又度含笑说声“再见”，接着把个腿在马肚上微微一夹，那马便扬起四蹄，疾驰而去。

那马跑到热闹之处，齐峙铮把缰绳略略一扣，马蹄便缓将下来。齐峙铮坐在马上寻思道：“此刻访羊渡不遇，回往南苑，也是无事，不如到苏映云那里坐坐去罢！”想到这里，便拨过马头，向韩家潭驰去。原来苏映云是韩家潭庆和堂中名妓之一，她一向是在上海挂牌子的，后来听人家说起，南花北植，最易发财，恰巧她的小姊姊花元春，接得北京牛皮阿金的来信，说是现在韩家潭开了庆和堂，生意着实不恶，约她到北京去，插她的班子。苏映云听得这个消息，就对花元春说：“是自己情愿同去。”花元春忙道：“好极了！好极了！你肯同去，沿路也多一个伴侣。我们准同往搭庆和堂这个班子罢。”花元春随即写了一封快信给牛皮阿金，说及映云愿同来搭班之事。牛皮阿金在上海时，曾经见过苏映云，知道她脸蛋儿很漂亮，应酬一层，虽不及花元春，可还不错；所以也就写了一封回信给花元春，对于苏映云北上，表示欢迎之意。花元春遂偕同苏映云，整理行装上北京去。两人进了庆和堂，马缨花下，果然青骢常系。就只花元春体弱多病，生涯不免要差一些，苏映云却是芳誉大振。后来认识了齐峙铮，见他一表非凡，料知他将来一定有一番大事业可以干得，因此对于齐峙铮，格外另眼看待，对于别的客人，反是懈怠招待，牛皮阿金虽老不以为然；可是苏映云是自己身体，一切都得自由。牛皮阿金也就无奈她何。这天，苏映云还才经起身，正在妆台前梳理，不料那齐峙铮已经骑马而来，落马进门，径向苏映云房中闯去。苏映云对于齐峙铮，亲热惯了的，当时北里中的风气，对于恩客人称呼，往往在他姓氏之上，加上一个‘小’字，姓赵便叫做小赵，姓钱便叫做小钱，客人听得这个称呼，非但不以为忤，反又引为无上的荣幸。所以这时候，苏映云见齐峙铮来了，脱口便叫道：“小齐你今天来得好早啊。”齐峙铮道：“我今天因为闲着无事，因此就提早来望望你，你梳理好了，我们到外边去逛逛，好不好？”苏映云正在对镜傅粉，斜转秋波向妆台上搁着的小金钟瞥了眼，答道：“好的！我也有好几天